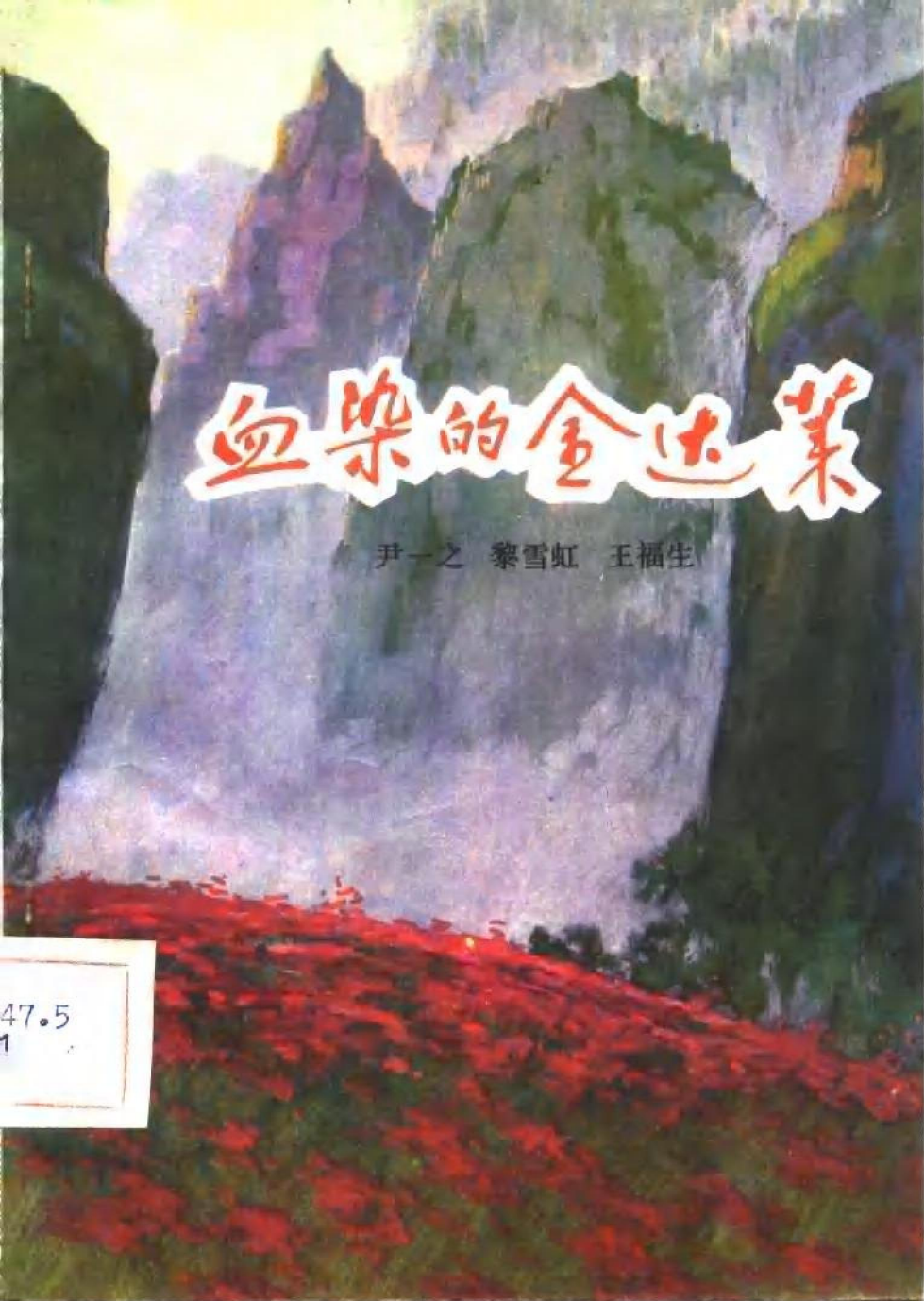




血染的金边菜

尹一之 黎雪虹 王福生

47.5

1

血染的金达莱

尹一之 黎雪虹 王福生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96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57

印数：000001——210000册 定价：0.35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七九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我国东北某城市的上空，发现了一组来历不清的电波呼叫声。我朝鲜族侦察员朴成日接受上级的指示，对这一奇特的电波开展了侦破工作。

在公安机关和群众的支持、配合下，经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调查和侦察，查清了十年前被我所处决的、代号叫“蝙蝠”的敌特分子，不是真正的“蝙蝠”，而是一只替罪羊。最后，终于把隐藏很深的、真正老牌特务“蝙蝠”和他的一伙挖了出来，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

小说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目 录

第一章	死“蝙蝠”又活了……………	(1)
第二章	一连串的问号……………	(18)
第三章	血染的金达莱……………	(35)
第四章	一颗钮扣的失而复得……………	(52)
第五章	神秘的人物……………	(69)
第六章	跳猴皮筋的女孩与“金丝蛇” ……	(91)
第七章	暗泉洞历险……………	(110)
第八章	蝙蝠落网，杜鹃入笼……………	(125)

第 一 章

死“蝙蝠”又活了

1

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一天夜晚。

我国东北朝鲜族聚居的边境城市——钢川市，又突然遭



1

到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气温骤然下降，凛冽的寒风呼啸奔驰，不时将街上的浮雪掀起来又摔下去，路灯也被刮得忽明忽暗。

就在这月冷风寒中，朝鲜族侦察员朴成日，正冒着朔风，急匆匆地向市公安局奔去。

四十多岁的朴成日，身体魁梧，黑黢黢的脸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夜色中显得尤为锐利。他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斗争在这里，对这座边境城市既熟悉又热爱，尽管曾被下放农村几年，但并未使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任何生疏之感，相反，却更了解它，更热爱它了！

他来到公安局大楼，便快速地走上三楼的局长办公室。见局长不在，便径直地向局长写字台走过去，果然，局长按惯例在台历上写下了留言：“成日，速到307室！”“到307室！”这意味着发现了敌特活动。因为307室是技术侦察处的监听室。他不假思索地转身来到307室，室内气氛十分紧张，显然是这个边境保卫部门最敏感的触角，发现了重要的敌情。

局长向走来的朴成日点了点头，似在打招呼，又似命令他静听。

监听员李仁淑平时是个活泼而欢快的朝鲜族姑娘，现在面对着监听仪，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紧紧盯着仪表上红色的、绿色的、橙色的、蓝色的指示灯。这闪闪的灯光，似万家灯火，又象公安战士那一双双警惕的眼睛。

“又有了！”李仁淑轻声地向大家说。她在纷纭交织的声网中，又捕捉到了那躲躲闪闪、时隐时现的电波。它在“吱——吱吱”地呼叫着，显得焦急烦躁和不安。从仪表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狡猾的电波在不断地改变着波长和频率。李仁淑则沉着地追逐着这忽而间断、忽而移动的目标，死死地咬住不放。当这个“吱——吱吱”声音停歇一下之后，突然，一种刺耳的“滴滴滴”的声音钻了出来，可以听得出它是急不可待地在与方才的电波相呼应。李仁淑迅速地打开集音喇叭，“吱——吱吱”和“滴滴滴”的声音在相互呼应，十分清晰。为了测定它们的方位，她又敏捷地调正了机钮，同时启动红外线滤波器，让微型录音带稳稳地转动起来。

但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电波却嘎然而止，消声匿迹了。局长命令李仁淑继续搜索。李仁淑经过几分钟的努力，仍然无济于事。

“敌人为什么再不肯露面了呢？”这疑问是从局长那一双疑惑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

风，刮得不似方才那么利害了，但仍未停息，扬起的雪花，还不时地向玻璃窗上扑来滑去。

侦察员们此刻的心情，象风一样飘忽不定，思绪万端，都急于在这仅仅截获到的片断的电波中，找出个眉目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越南在入侵柬埔寨之后，不断制造反华、排华及向我进行武装挑衅事件；而钢川市对侧则是一个支持越南胡作非为的霸权主义大国陈兵百万的边境。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气氛中，一经发现敌情，必须迅速侦破，以便使国家的安全和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免遭破坏。因此，老局长当晚就召集有关人员，对方才所截获的电波录音片断进行分析、研究。

朴成日多年来与形形色色的敌特分子打交道，可以说是个“老猎手”，凡是猎人，对于猎获物的动向，都具有一种

较常人更敏锐的洞察力，这是长期磨练出来的本领。

录音带放了一遍又一遍。“滴滴滴”的声音，在侦察员们的耳边反复地响着……听着，听着，突然一个念头在朴成日的脑海里闪过：“这不是‘蝙蝠’的声音吗？”为了证实这一想法，他又仔细地听了两遍，并极力唤起尘封中的记忆。

“果然是‘蝙蝠’！”由于惊疑，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大家一听朴成日说这电波是“蝙蝠”，这一惊的确非同小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蝙蝠”分明已被捕处决，其案已结。所以人们不约而同地惊问道：“蝙蝠？！”

“难道‘蝙蝠’还活着？”

“这不大可能吧？”

“说说你的看法！”局长沉静地对朴成日说道。

朴成日象似自语又象似解释地说，“无论从那熟练的拍发指法，还是从电波中显露出的个性，都与‘蝙蝠’相似极了！”他停顿一下后，又重申一句：“我和他打过一段交道，虽然没见过面，可是对他发出的电波特点却极熟悉。”

人们在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为了确定敌情，加速侦破工作，破译员力争快些将敌人密码弄清；成日同志你立即调来‘蝙蝠’的档案，把它研究一下。”局长以命令的口吻简单扼要地把工作布置完了。

2

当朴成日把有关“蝙蝠”的卷宗调来后，便聚精会神地查阅起来。翻着翻着，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蝙蝠”是一名在边境上潜藏很深的老牌特务，他象个影子或幽灵似地游动着，从不轻易露面，所以侦察员们只知道他的代号，还不甚了解其更详细的情况。当时，朴成日正负责对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正当他深入基层、依靠群众摸索到一些线索，侦破工作有了些进展时，忽然也是在一天晚上，朴成日和公安局的同志们截获了“蝙蝠”的密电，知道了敌人要在边境进行一次武装活动，朴成日等同志在老局长的领导下，及时侦察清楚了敌人进行这次阴谋行动的集结点，决定给予“蝙蝠”的阴谋以毁灭性的打击。

那是1969年3月初，当珍宝岛的炮声还在轰鸣，派性斗争的内战枪弹也在呼啸的时候。一天夜里，朴成日奉命率领十几名公安战士，在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发。阴沉的天空倾泻着雨和雪，雄伟的百页山沉浸在一片阴暗迷茫之中，自然界的寒流与政治寒潮一起袭击着人们的心。小道上异常泥泞，举步艰难，但战士们都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地迅速到达了目的地——望海峰的半山腰。他们埋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百倍警惕地监视着半山上那座破旧的古庙。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庙，墙壁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但正殿还是完好的。据说，它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前常为土匪和盗贼所盘踞，所以，它成为鸟兽出没、人迹稀疏的所在。这里离边界很近，又常为越境的人所利用。这次又是越境的敌特和潜伏分子约定在这里会合。

朴成日和同志们一起，任凭风吹雨打，那一双双警惕的眼睛都眨也不眨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他们先后发现了七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戴着红袖章，充作群众组织成员，携带着武器，陆陆续续潜入古庙。少顷，从庙内透出一线灯光。朴

成日看了看夜光表的指针，一见时间已到，便发出了攻击命令。公安战士，就象猛虎下山一样，跃身而起，直逼古庙。朴成日冲在前头，急忙选择了有利的地形，便开始对庙里的敌人喊话：“喂，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庙里的灯光立刻熄灭了，四周除去风声之外，再无别的动静，尤其庙里象死一般的沉寂。朴成日又接连喊了几遍，庙里仍然一点声息也没有。突然随着一阵狂风的呼啸，从庙内发出一串“哒哒哒”的枪声，敌人开始抵抗了。愤怒的公安战士们，纷纷提出要求：“冲上去，消灭他们！”看来也只有这样办了。当然朴成日还牢记着临出发前老局长的指示，局长叮嘱说：“这是一伙越境的武装匪特和潜伏敌特策划的武装分子的汇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武力消灭，不过要抓住一两个活的，以便彻底弄清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

朴成日又向庙里喊了一次话：“你们赶快投降吧，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倘要顽抗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哒哒哒”，敌人又射过来一梭子子弹，这是敌人要坚决进行顽抗的声明。这便使得朴成日只好下了冲锋的命令：

“冲上去，狠狠地打！”话音刚落，忽刺刺一阵响声，公安战士们勇猛向前，很快逼进庙门口，包围了古庙，于是风声、喊声夹杂着子弹的呼啸声混成一片。“轰轰轰”几枚手榴弹准确地扔进了庙里，立刻引起敌人一阵慌乱、几声惨叫；接着“轰轰轰”又是几枚手榴弹在庙里开了花，敌人的指挥失灵了，枪也随之哑了下来。一部分公安战士守住了古庙的一切出口；一部分在朴成日率领下冲进了庙内。好几道手电的雪亮强光，把古庙里照耀得如同白昼。“举起手来”

的吼声，使伏在地上、躲在墙角处的敌人，不得不哆哩哆索地举手投降。经过仔细搜索战场之后，发现击毙敌人四名，生俘三名。公安战士将死了的敌人拍了照，清点了缴获的枪支、物品。这时，风息雨歇，天已大亮，他们迎着东方的彩霞，押着俘虏走下望海峰。

在审讯室里，朴成日仔细地审问了被活捉的三个俘虏。这三个家伙都是朝鲜族农民的装束，讲着流利的朝语。经过审讯，弄清了其中两名是从边界偷越过来的。朴成日严格地审问其中一个身子单薄、颧骨凸出、两眼凹陷的人。

“你们是几个人越境过来的？”

“四个人。”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两个呢？”

“被你们打死了一个；另一个还没有进庙，我们就被包围了。”

“那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女人。也就是我们这次越境行动的领导人。”

“哦，她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从前不认识，临出发时才见到她。只知道她的代号叫‘杜鹃’，三十上下岁。”

“她为什么没和你们一起进庙？”

“她说要等着会见一个什么人。”

朴成日听到这些情况后，心中感到十分难过，居然把一个真正重要的敌特放过去了，只怪自己不够沉着，犯了急躁的毛病。那么这个“杜鹃”是要与谁会面呢？是与“蝙蝠”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非常重视对那个活着的潜伏特务的审问。

“你叫什么名字？”口吻是极其严厉的。

“我叫玄京镇。”

“多大年纪？”

“五十一岁。”

“谁指使你去庙里集结的？”

“我们大队的姓杨的铁匠，人们都叫他杨大胡子，他已经在庙里被你们打死了。他嗫嚅地回答说。

“杨大胡子听谁指挥？”

“这个……”

“说！”

“是是，听大胡子在一次酒后对我说，他是听一个代号叫‘蝙蝠’的人指挥。我可是一次都没见过，其它的情况我就一概不清楚了。”

“你真的没见过‘蝙蝠’本人？”朴成日持怀疑的态度追问道。

“真的，别说他本人，就连他的影子我也没有见到过。”玄京镇一口回绝着。

尽管当时在边界上作了严密的布置和搜查，但在那种人心不安、派性干扰的严重情况下，根本没有搜寻到什么“杜鹃”。关于“蝙蝠”的侦破工作，朴成日已经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正准备着手进行的时候，突然，他和老局长都被送进了学习班。他的准备侦破“蝙蝠”的专案工作，被进驻公安局的领导小组指令移交给刚从市工会调来的白如春接管。白如春这个人，朴成日是认识的，他只不过是市工总的总务干部，他专门学会了一套迎奉上级的本领，这回钻到公安局完全是靠的那一套。于是朴成日在学习班的会上，就讲了这样

几句话。他说：“公安侦破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认为白如春接管‘蝙蝠’专案是不合适的，他照顾各级领导的生活可能很好，也许还善于分析别人对生活要求的心理，但这和公安侦破的专业，必竟不是一回事。”没想到这几句话就惹了大祸。经过一段批斗之后，朴成日被下放到黑瞎子沟劳动去了。不久，则听说“蝙蝠”案件已结，“蝙蝠”已被处决。正是由于这一功绩，白如春登上了副局长的位置。同时它也是所谓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的一条雄辩的理由。

光阴冉冉，转眼已是十年。尽管时间消失了，可是刻在朴成日脑海中的那案情的遗迹却难以消逝。待他翻阅完“蝙蝠”的全部案卷之后，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头脑里不断跳动。在纷纭的思绪中，他终于理出这样几个疑问：结案的材料确定，“蝙蝠”就是玄京镇。如果玄京镇真的就是“蝙蝠”，他怎么会在第一次审讯时，就轻易地把“蝙蝠”这一代号透露出来？这是一；其次，玄京镇临刑前的照片，是有伤痕的，这在当时，就有可能是在逼供的情况下供认的；第三个可能，那就是玄京镇在狱中期间，是不是受到敌人指使，要他冒“蝙蝠”之名，充作替身，以结束此案，为使真正的“蝙蝠”更深地隐匿下来；第四是，当初据那个颧骨凸出、两眼凹陷的越境分子交待，“杜鹃”没有进庙，是为了要与一个人会面，这个人肯定是案件中的重要角色，他会不会就是“蝙蝠”？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据案卷所载，恰恰就是那个双眼凹陷的家伙，后来进行了翻供，说他最初讲的所谓“杜鹃”，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他的捏造；因此，更谈不到她要会见什么人。这一翻供和玄京镇的供认联系起来看，十分可能是敌人为了掩护“蝙蝠”而采取的措施；再

一点，“蝙蝠”是个埋藏得很深的老牌特务。案子一破，自然会从他身上牵扯到一片，如果只他一个人而无左枝右权，那他是存在不了那么多年的，这种种猜测，假如有理，那就不仅说明敌人手段的狡猾，也表明了案情的复杂。

朴成日把自己的想法，又反复地进行了推敲，并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清晨，便向老局长作了汇报。接着，按老局长的指示，他先后访问了三、四名当初曾参与白如春审讯玄京镇的人员。结果证明，当时，白如春的确采取过轮番拷问玄京镇的逼供事实。

朴成日东访西问奔波了一天，加之昨晚又工作到深夜，所以回到家里已感到十分疲劳了。他爱人为了让朴成日吃好这顿饭，特意做了他最爱吃的肉丝炒蕨菜。然而，当他还没吃上半碗饭时，专用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急忙操起话筒，里面传来他的助手孙强的急促声音。又发生什么事了呢？他爱人看着朴成日此刻的严肃表情，心想：这顿饭怕是又吃不成了。

3

朴成日放下电话，便匆匆赶到局里，原来，那个可疑的电波又出现了。局长决定马上按照测定的方位进行追踪搜索，于是朴成日带领孙强和韩英子等五、六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携带着步话机，驾驶着吉普车和轻便摩托，按照李仁淑指引的方位，在边界的密林中飞驰，对可疑的电波进行追踪和搜索。

“403，403，目标在游动，现在的方位是三区715，三

区715，听到没有？”朴成日手中的步话机，十分清晰地传来李仁淑的声音。

“403明白！403明白！”朴成日回答着。

吉普车和摩托犹如消音快艇疾驶在蓝色的海洋上，很快冲过了磨盘山的隘口，又钻入了一片林莽之间，向百页山的黑瞎子沟方向驶去。

一月的山区，充满寒意。车窗不时被霜雾所染，要不断擦拭才能对路两侧观看清楚。在驶入离黑瞎子沟不远的一条僻静的狭长地带时，朴成日忽然发现，就在他们前面的不远处，有一辆绿色解放牌卡车在奔驰。片刻，它离开了用石子铺筑的宽阔公路，便悄悄地拐向一条行驶牛车的土路，然后又折向望海峰，沿着山道盘旋而上。由于山路坡度较大，卡车的速度显然减慢了。就在那辆汽车转向山路时，步话机里传来了李仁淑的声音：“403，403，注意，电波中断！”

“403明白，403明白”朴成日边回答边想道，莫非电波是从卡车上发出来的？是否敌人发现了我们便停止了发报呢？不管怎样，先得咬住这辆卡车，因为它正好处在电波的方位上，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同时，他对身边的孙强说：

“卡车是一个极重要的目标，但也不能忽视对这一带山林的搜索。”他非常清楚，对付象“蝙蝠”这个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家伙，稍有疏忽就会使他溜掉。他所以能够埋藏到今天，正是由于白如春中了他的“金蝉脱壳计”！对付这个敌人，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那辆卡车在继续绕山路盘旋而上。也许由于有汽车的音响，反而使这边界山区显得更为悄然沉静。突然，传来卡车的两次鸣笛声，接着便是急刹车，稍稍停顿一下之后，它又

继续向前开去……虽然朴成日的车辆距那辆卡车较远，但在盘山路上的空间却很近，所以不仅能听到它的鸣笛声，甚至连它的急刹车和汽车启动的声息都能清晰地传入耳鼓。

为了紧紧咬住那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加快了速度，山风加大了，两边的林木向后面滑行也加快了。追着追着，前面山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朴成日只好把吉普车停下，跳下车来和孙强察看了一下路上的辙印，判明了卡车驶去的方向，然后又加大马力向前追去。当吉普车和摩托灵巧地拐过了几个之字弯，眼看就快要接近峰顶时，忽然从前面的山谷中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朴成日、孙强、韩英子一下全愣住了，他们刹住车，足有几秒钟谁都没说出话来。朴成日果断地挥了挥手：“追！”车辆又飞速前进了。当他们冲到一条绝壁上时，则发现从山谷里升腾起一股黑色浓烟，向悬崖下望去，原来是方才那辆卡车坠崖正在燃烧。朴成日在思索着：是敌人有意制造的一种脱身之计呢，还是出了一般的行车事故呢？是先周围山林里进行搜索，还是先爬下深涧去察看那辆燃烧着的卡车呢？

这时孙强说话了：“朴队长，是不是先下去察看一下爆炸的卡车？”

韩英子也附和说：“要能抢救出一个活人来，情况就容易弄清了。”

朴成日觉得他俩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了决心，“好吧，先到下边察看。”说完，他们便攀着葛藤、树丫爬下了谷底。

卡车已经破碎，残骸依然冒着余烟。朴成日和孙强从驾驶楼里拖出一具烧得面目模糊的尸体。他是这次车祸中仅有

的一具尸体。

朴成日等对尸体进行了例行的检查：衣服已烧成灰烬，只留下几块灰色的涤卡布片；脚上穿的一双42号黑皮鞋也已经被烧毁。头部右侧颅骨有凹陷状伤痕，左臂和双下肢完好无损；左小臂上可以隐约看出刺有一条青色蛇纹。韩英子一一进行了拍照。从整具形体判断，死者大约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搜遍了整个现场，并没有发现电台或其它可疑的物品。又经仔细寻找，从驾驶台的小铁匣中寻到一个用七色布条做成的烟包，这是朝鲜族同志普遍喜欢用的一种烟包。孙强在一堆汽车残片中，找到了卡车的车牌，他擦去上面被烟熏火烤的黑屑，显露出了车牌号码：“96——54271”。此外就再没有能证明任何情况的任何物件。

4

朴成日把车牌拿在手里，立刻用报话机同局里取得了联系，一是让查出这辆卡车的单位；二是速派法医前来验尸。因为在场的人们，对死者头部右侧的凹陷处，究竟是坠车时撞击所致，还是为他人所击伤均难做出判断，所以需要法医前来做出科学鉴定。这个疑点，它不仅可以弄清车祸的原因，而且与电波事件紧密相关。同局里联系后，朴成日便坐在一块石头上聚精会神地在想着什么。孙强与韩英子也聚在一旁低声议论着……

“你有什么想法吗？”朴成日微笑着对孙强问了一句。

“队长，你不问，我也要说了。”孙强似乎有些急不可待地说。